

雪如意 背后的80后设计师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梁璇

2020年年底是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陆续竣工的时间线。作为张家口赛区的主要形象场馆，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崇礼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在12月21日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开幕式上被灯光点亮，迎来首秀。

伫立于覆满白雪山巅的“雪如意”是我国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场地，也是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群建设中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雪如意”的名字来源于跳台环形顶端、赛道剖面线形和底部看台，与中国传统吉祥物“如意”的S形曲线的完美融合。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由清华建筑团队引领全部规划设计。作为北京2022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总规划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张利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这座冬奥会的地标建筑背后，也镌刻了团队里年轻设计师的成长。

忘本的中年人

国际奥委会（IOC）、国际雪联（FIS）、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OBS）3个国际组织加上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赛区各级管理机构等共同参与，冬奥会事务的庞杂程度像一阵飓风，瞬间卷走王冲的理想主义，以前做事是单向性的，我有个想法，一门心思就想完美地实现它。但成为“雪如意”的驻场建



王冲在雪如意施工现场。王冲供图



江曦瑞全程参与雪如意设计工作。江曦瑞供图

筑师后，他发现单方面的努力无法成事，当多方诉求扑面而来，他就要成为埋头整理乱麻的人，我得先摆脱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去沟通、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或突发情况。王冲调侃自己有些忘本。

王冲今年34岁，建筑设计成为他的本业是在2006年。进入大学前，在河北保定上学的孩子对窗外突至如雨的沙尘习以为常，但语文课上戴望舒《雨巷》让他突然想逃到南方。擅长理工科的他误打误撞选择了建筑设计，却从中找到了乐趣，我觉得建筑师更要创造看不见的东西。王冲喜欢琢磨空间带给人的视觉体验和行为影响，穿过一扇门或走过一个转角，就会遇到全新的景象，人们对空间的层次和认知都会有新的变化。就像当年戳中他内心的《雨巷》，现在更打动他的不是邂逅的浪漫，而是促成永恒邂逅的那条悠长又寂寥的小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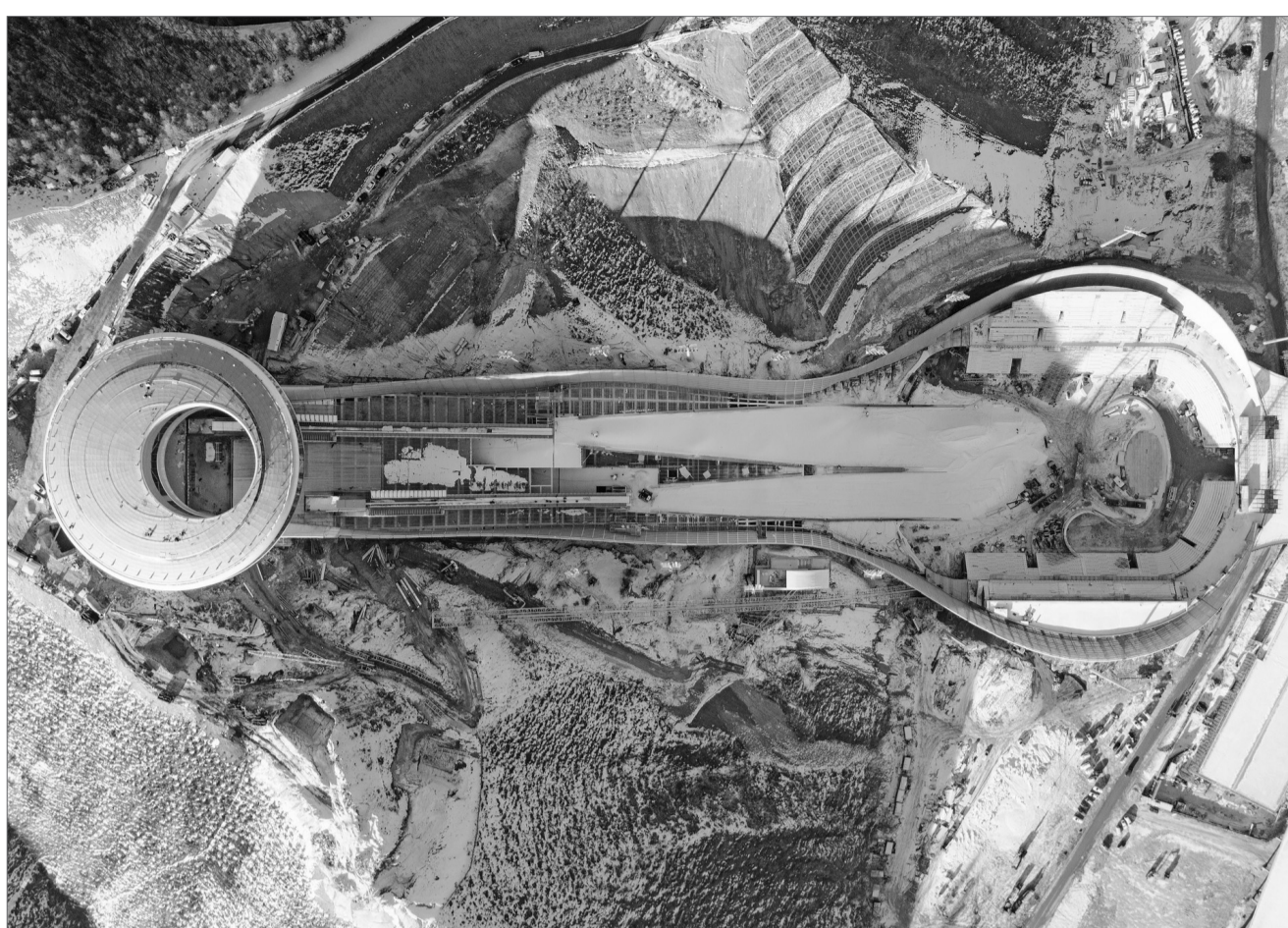
2018年，王冲第一次去到“雪如意”的选址现场，没有油纸伞、没有小巷，全是荒山。原来的农户已迁走，没了炊烟的山峦让他心生敬畏，但也很难想象这里将矗立起世界上首个采用全钢筋混凝土超长框架结构、首个在顶部出发区设置大型悬挑建筑物的跳台滑雪场馆。他也没想到，一开始只是配合跳台滑雪赛道设计专家汉斯·马丁参与赛道设计工作，逐渐还承担了驻场建筑师和运行设计的任务。

很多问题必须到现场看，不是坐在屋子里靠想象就能解决的。王冲举例说，比如山体，虽然我们之前进行过测绘，但真正施工时，可能有些施工道路就把山的地形改变了，我们就得去现场协调，挖山的成本如何？取消间会带来怎样的损失？需要把取舍的关系理清，然后和各单位一起商量解决。

12月，深冬的崇礼已经冷到无法开展和水相关的作业。为了赶上进度，今年4月至11月，王冲几乎扎在崇礼，每天晚上9点半雷打不动在线开会，但他也见证了“雪如意”拔地而起的全过程，8月后，基本一天一个样。他记得，去施工现场的山路满是坑洼，不到半年，他们已经开坏了两辆车，今年夏天雨水特别多，地上全是泥，稍不注意车就抛锚了。王冲被扔在半山腰，最后被报废品回收的大爷路过时用三轮车解救。原来的租车行已经把我们的车拖走了，换了一家，上山的路竟也修好了。

站在山巅，王冲见过山下太子城高铁一砖一瓦的搭建，现在也习惯看到滑雪爱好者从站内鱼贯而出。原来，他驾车在北京和崇礼间往返，近9个小时的通勤时间让他一周仅能回一次家，而随着“雪如意”逐渐落成，往返不到3个小时的高铁，也让他多了回家看女儿的次数。虽然，驻场建筑师的工作琐碎又辛苦，但王冲愿意抛开性格中的内向钻进沟通的暴风眼，有时妥协、有时拍桌子，偶尔藏有私心，如果有的方案会让我们的建筑变得不好看，一定强烈反对，我们希望场馆交出去是漂漂亮亮的。

“雪如意”亭亭玉立时，王冲的驻场



俯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供图

工作已接近尾声，最近有一点莫名的惆怅和失落。他笑称自己变得油腻了，是人到中年的沉重感在作祟。

今年11月19日，“雪如意”迎来它的第一场雪。凌晨两点，王冲在雪道上迎风狂奔，一边吼叫一边手舞足蹈，尽管，中年人肢体很不协调。他骤然想起，在参与冬奥项目之前，他经常滑雪，反而进驻崇礼之后，未再碰过滑雪板；另一个让他没料到的是，原本觉得跳台滑雪是一项对技术要求极高的项目，很难走进大众，但“雪如意”赛道建成后，国内不少知名滑雪场纷纷表达出对这类赛道的兴趣，让大众有机会接触，尤其用于青少年培养。王冲看到了自己在冰雪运动普及中的用武之地，但他想先回到滑雪场，最好能站在我们自己建的赛道上。

差7个小时的准90后

参与勾勒“雪如意”S型曲线的江曦瑞是差7个小时的准90后。这个出生于1989年12月31日的姑娘每天靠咖啡续命，最近开始刻意减少咖啡摄入量，尽管，一句怂恿仍能让她拐进咖啡店，可她暗示自己要去加班，看看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活得长才能有奇迹啊。

弗兰克·盖里是当代著名解构主义建筑师，目前已91岁高龄。而参与北京大兴机场工程设计的著名女性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则在2016年因病去世，未能见证机场的竣工与投运。但两位大家给予江曦瑞的启发不仅是“养生”，他们同是不被形式所限制的大胆创新的人。

第一次被打破传统惊艳的是在1999年，10岁的江曦瑞跟着父母前往日本，从筒子楼里长大的姑娘见到拥有如绵延波浪屋顶的关西机场受到极大震撼，她盯着机场柱子与梁之间钢管弯曲的几个褶皱看了许久，琢磨这是工艺问题还是刻意为之，这样的建筑，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她成了万千想建设国家的孩子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鸟巢的设计方案出自国外设计师，这对准备高考的江曦瑞又是刺激，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设计师？

江曦瑞很清楚，自己常沉浸在专属世界里，有点任性。但对于建筑设计，她的任性蜕变为执着，18岁，她在日本开始专业学习，回国后继续读研，27岁加入张利的团队后正赶上要将“雪如意”落实到具体形态的机会。对于刚入职场的年轻设计师，这样的机会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但在江曦瑞看来，绝对幸运之余更是积累的必然，时代在往前走，埋下了一些机会，坚持走在路上的人总会赶上，我正好赶上。

在学霸堆里垫底成长，江曦瑞很少追剧、不玩游戏、告别漫画很多年，不喜欢看书，可热衷于图册，大学阶段开始迷上3D打印，调香用的勺子、装饰着马头或盘蛇的指甲片、有设计感的水杯，等等，每次尝试都认真保留，在满是同事的办公室里，她总能像哆啦A梦一样，从不同角落找出她脑子里天马行空的产物，这些都是我的小宝贝，这两个才是大宝贝，最大的大宝贝。她指向“雪如意”和“飞天飘带”的模型。

3D打印和建模的积累派上用场，她先后参与了这两个重要项目的设计工作。

2017年6月5日，江曦瑞手机里出现了“雪如意”最初的方案，此后，翻阅手机相册，几乎能看清“雪如意”从无到有的全过程，这么复杂的项目怎么落地，在学校完全没有接触过，但冬奥的项目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家都在尝试。时代的机遇面前，入行的新人不仅得到与权威建筑师对话的机会，更获得了圆梦的可能。

江曦瑞第一个被采纳的重要意见就是“雪如意”的外造型，当得知方案被认可后，熬了几个通宵的她甚至没反应过来，半夜一两点是灵感爆发的魔法时间。其间，她还完成了人生大事，10月1日结婚，9月30日我还在熬夜弄方案，婚礼站上都是懵的。但她清楚地记得，老公的袖扣和自己的头花都是自己设计制作的。

把创造力从纸面变为实物，珠宝容易，但建筑物很难。她有过多非线性设计方案流产的经验，因此，很担心建在山间的“雪如意”也会遭遇重大调整，这是从小的夙愿，被改会很很难受。所幸这次，身边站满了愿意且有能力强而上的人。

盖得精致一点，再精致一点，江曦瑞希望，“雪如意”能反映出人对生命力的向往，也能像当初“鸟巢”给自己启发一样，影响到更多人，一张图集齐了我想让建筑表达的东西，场所精神、工业精度、有机体。她专门翻出一张相片，2018年6月20日，对着崇礼下午3点的阳光，她手持一枚玉如意的吊坠摆放在山间正在修筑“雪如意”的位置，按下快门时，正好一只白色蝴蝶入镜。

本报北京12月21日电

冰雪运动进校园仅有政策还不够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慈鑫

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冰雪运动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和大多数对场地要求不高的夏季运动不同，冰雪运动进校园受到场地、师资等条件的较大制约，即便是在体教融合政策的出台和正在不断贯彻深入的背景下，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也面临着不少难点，如参与的门槛和价格较高、学生的业余时间有限、冰雪企业能否以长远眼光去培育青少年参与人群等。



2020年12月16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学生在上滑雪课。视觉中国供图

在12月20日举行的2020中国新时代校园冰雪运动发展论坛（以下简称校园冰雪论坛）上，北京远景浩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远表示，冰球、花样滑冰近几年受到越来越多一二线城市家境较为富裕的孩子的喜爱，但是，高端的属性较高的消费门槛也意味着冰球、花样滑冰把更多的普通家庭孩子排除在外，这显然不利于这两项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推广。

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宁在校园冰雪论坛上介绍，在北京，一名青少年参与冰球、花样滑冰的年花费大约

在十几万元至二十万元。按照张远估计，能够负担孩子长期打冰球和参与花滑的家庭，年收入需要达到80万元以上，这显然不是一般家庭所具备的条件。也难怪，在家长群体中广泛流传的一个所谓的“鄙视链”名单，能够支持孩子打冰球与学马术的家庭站在了所谓的“鄙视链”顶端，但在张远看来，这绝不是值得冰雪行业高兴的事情。

如果说马术在全世界都属于高端运动的话，冰球和花样滑冰只在中国成为高消费运动的代表。过高的消费门槛，极大阻碍了这两项运动的普及。以北京为例，全市的室内冰场数量已经超过30家，全市青少年冰球运动员的注册数量却只有5000多人。据记者了解，在加拿大，一家好一点的室内冰场所覆盖的青少年冰球运动员人数就能达到4000人左右。从国民收入看，加拿大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中国的5倍，但是一名加拿大冰球少年的年花费只有北京冰球少年的1/3。

高端化对于中国冰雪运动推广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弊端，这也是张远一直在呼吁冰场运营企业降低冰球、花样滑冰培训价格、呼吁政府有关部门为冰场运营企业减负的原因。如果按照北京家庭年收入达到80万元以上的和青少年女孩的数字预估，北京能够负担孩子打冰球的家庭可能只有两三个，再刨去孩子不喜欢或未选择冰球的家庭，这么看，北京想要在已有5000多个注册青少年运动员的基础上继续提升青少年冰球人口，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但如果一名青少年冰球运动员的年花费能够降

到5万元以下，更多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有可能参与冰球，这项运动的普及推广空间才能发掘出来。张远认为，国家提出三亿人上冰雪，那么冰雪运动应该是一个普世教育，即每个孩子都应该能够接受冰雪文化的熏陶，如果一项运动只是作为少数人运动，它最终可能连喝采的人（观众）都没有。

北京市滑雪协会副秘书长张岩谈到的也是冰雪运动的普及问题。他说到一个现象，就是承接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的培训机构是不是可以把这项运动当做是赚钱的事情。张岩认为，冰雪企业一定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挣钱的事。他说，我们知道，承接冰雪运动进校园的企业能够从学校、教委得到的经费是有限的，可能仅够成本的钱。如果冰雪培训企业还想从这个经费里赚取利润，只能通过减少教练的配比，或是降低教练的待遇去达到。但是，冰雪运动都带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雪场，正常情况下，教练与学生的配比是一比四，一比六，最多一对十，但如果是一比三十，不仅起不到任何冰雪普及的作用，甚至连学生的安全可能都保证不了。

张岩建议，在冰雪进校园这件事上，冰雪行业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其实很简单，每一个喜欢上冰雪运动的孩子，未来他都是冰雪行业的消费者，但如果冰雪企业为了眼前的几百块钱而导致这些孩子没有入门，是整个行业失去了未来。

即便是冰雪消费的门槛降低、冰雪企业也能够以长远眼光去做好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普及工作，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万国体育CEO张涛在“校园冰雪

论坛”上表示，那就是孩子参与运动的时间从哪里来。

张涛说：我们做过统计，中国一线城市的孩子一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就12到14个小时。孩子把这12到14个小时去学英语、学数学之后，就没有时间从事体育运动。

张涛以万国击剑为例，他说，万国击剑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而是学科教育，在孩子的业余时间就那么多的情况下，孩子每学一门课外学科辅导课，就意味着必须减少体育运动或其他业余爱好的时间。

按照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在校园冰雪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所说，学校体育要实现的目标从最开始的单一的增强青少年体质，到帮助学生实现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和锤炼意志，这样一个价值定位跟原来的单一目的有了根本区别。

王登峰表示，从学校体育来讲，我们过去忽视了体育的育人的价值。今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关于体教融合的文件，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有望逐步改变张涛所担忧的孩子们缺少业余活动时间的现象。

本报北京12月21日电

事实上，决定2021年中国足球能否交出合格答卷的最重要标志，还是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以及12强赛中的表现。

中超联赛的开发与运营，中国足球与职业联盟的权力交接，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深化改革，青训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校园足球数量与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中国足球所有相关因素都依附于国家队成绩存在，已经一年没有打过正式比赛的国足得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与往年12月中旬开始冬训相比，国足的新一期集训暂定于2021年1月下旬，对于参加了亚冠联赛的国脚而言这样的安排确实紧凑：从3月封闭集训备战联赛到11月前往多哈征战亚冠，回国后又要统一完成隔离，经历整整一年的巨大消耗，他们与家人相聚的休息时间并不算多。目前40强赛还未确定时间与赛制，国足只能根据3月开赛的判断来调整球队状态，而按照防疫规定，国足的热身赛对手也只能从国内挑选。

这也是国足迫切需要谢拉的重要原因。李可、艾克森、阿兰、洛国富、蒋光太、费南多这6位归化球员随时可以为国效力，但明年满足归化条件的特谢拉，在技术上有着无人可比的优势，中超联赛决赛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平趟恒大防线，国足教练组尽全力争取他的归化正是为最关键的第12强赛加码。

为实现打进世界杯的美好愿望，中国足球又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紧要关头。



10月4日，艾克森、费南多、蒋光太、李可等4名归化球员参加了国足在上海的集训。视觉中国供图